□文学聚焦·“网络文学今天看”系列之三

网络文学IP呼唤“工匠精神”

夏　烈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依旧在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间热播。一些人开始用“上神”“帝君”戏称彼此，3000年、1万年、十几万年的时间感在近60集电视剧中完成，倒成为人间一日而天上千年。与此同时，类似天族、翼族创办了天翼手机这样的搞笑段子也在花样翻新、不一而足。随着一部网络小说被影视剧成功改编，其元素不胫而走，弥散进时代生活的罅隙，这样的大众文化景观已不陌生，过去的《甄嬛传》《琅琊榜》等等都曾淋漓尽致地演绎过。这成为我们娱乐精神的一部分，成为公众话题和虚拟世界的一部分，成为彰显人们生命喜乐和抵抗生活日常性的一部分。当然，它们很快又会新陈代谢，形成速时消费。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网络文学作为内容资源极大地丰富了下游产业链

“故事传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伴随物，而泛娱乐和全产业链意义下的故事改编比人类文明任何阶段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延伸。产业和资本在深深地鼓励故事的生产、开发、传播。网络文学恰逢其时，作为内容资源，它极大地丰富了下游产业链中影视、动漫、游戏、出版等等的主题、类型、创意、产品和市场。如果问，“后资本论”时期的大众文化暨文化工业规律是怎样的？那么我首先推荐“IP”（知识产权）概念诞生后的网络文学产业链。这也是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如腾讯、百度、阿里、网易等纷纷布局于此的原因。

一方面，来自文化产业的刚性需求将长时间吁求网络文学全面的、大剂量的、多类型的生成和发展，并进入下游市场开发，以补充影视等大众文艺原创力与数量上的不小缺口。从网络文学诞生之初的20世纪90年代到“IP元年”的2014年前后，在文学网站上辛苦更文码字的各路草根写手从未预料到他们有如此重要的叙事作用。这就如2010年前网络小说的手机阅读尚未产业化之前，作者若年进百万元已然是创作界的神话，而今天，由产业及其资本激发的故事创作成就了千万乃至过亿年收入的网文作家个体，这象征着中国文化产业和群众文娱消费的巨大体量、快速发展与惊人的吞吐力。

另一方面，由网络文学延伸的影视、动漫、游戏、戏剧、出版、衍生品开发、文化旅游业等产业的展开过程中，除了多少会有些“谁动了我的奶酪”式的涉及与传统工种利益再分配上的互怼事件，确也呈现了一个真问题，即：怎样的IP转化是优质的、良性的、可持续的。换言之，在“粉丝”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作品（产品）的质量和效益究竟是什么关系？质量和效益的合理关系是不是让我们更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从业者、理想读者（受众）、理想资本去塑造和保护？当我们津津乐道谈网络文学中的网络性乃至“互联网+”时，文学在哪里？文学性何为？当我们的思维习惯调整到创意无限的商业模式来制造ACG（动漫游）等产品时，将文化产品当作艺术目标的那种思维，价值何在？意味着什么？二者如何调和？用什么机制和评价体系去调和？用什么利益去强调文化产业并不仅仅是一笔货币意义的经济账，还是社会和人文意义的公序良知、品味理想与大众心理建构？

在网络文学价值链上，我们才能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固然市场和产业自身有其调整机制，但资本的粗鄙、率性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加剧不平衡发展，导致竭泽而渔。并且，必须有技艺和人文这两项，它们是保障文艺守住根本魅力的关键。换言之，在审美、道德、思想、情感上能打动人，引发人的共鸣和人性提升的作品（产品），才是超越一般“粉丝”经济、使经济效益自甘拥护艺术品格及其大众影响的最佳范式。

强调“二度创作”的重要性和专业度

在具体的网络文学IP改编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模式。就影视改编而言，比如有基本尊重原著的《何以笙箫默》《美人心计》的改编；也有沿用原著人物原型做较大充实修改的《甄嬛传》《失恋33天》《杜拉拉升职记》《亲爱的翻译官》《琅琊榜》的改编；还有几乎脱离原著主要借用其IP价值的《鬼吹灯·寻龙诀》的改编。从IP转化和改编的艺术与技术来说，哪一种模式都无可非议，市场接受和质量保障是其获得成功的理由。此外，如动漫对《斗罗大陆》《斗破苍穹》《盗墓笔记》《诛仙》等，游戏对《飘邈之旅》《鬼吹灯》《星辰变》《微微一笑很倾城》等，戏剧对《步步惊心》《甄嬛传》《谋杀逝水年华》等的改编，亦屡有成功之作。在整体体现网络文学作为内容资源和IP源头的产业价值、泛娱乐布局的样貌、趋势的同时，强调网文IP在改编上的“二度创作”的重要性和专业度，才是成功案例要告诉我们的结论。这也正是大众评价中所谓“良心剧”之“良心”的关键。

一部网络小说的成功与一部下游IP改编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两码事，这么说是为了突出影视、动漫、游戏、戏剧等等方面自身的艺术逻辑和技术体系。如果把一部积累十数年“粉丝”而充满人气的小说交给缺乏经验和创造力或者急功近利只为资本泡沫计的团队，那么，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他们可能把什么都毁了！这是网文IP的灾难，更是下游产业、资本脱离基本艺术规律、抹杀“二度创作”之独立性的谬误所在。改编市场中并不乏二三流网文或陈年冷门IP被“二度创作”所救活的案例。在网文IP的热潮中，我们归根结底要呼唤的其实是“工匠精神”。

问一问网络作家，很多人内心是明白影视等艺术改编延伸了他们的奇妙故事、跌宕剧情、独特人物、侠义情怀以致经济收入，在没有得到其他艺术门类即产业市场的关注、转化、传播之前，他们曾是多么翘首以盼，渴望越来越多的人尊重他们笔下的虚构世界。而问一问改编作者和制作团队，奇思妙想和兼容并包的文化资源并非过去一个原创编剧闭门造车能够穷尽的，创意可以激发创意，二度创作的难度及其克服正是改编本身了不起的创造力，但网文确实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材料。

为网文IP做加分项而非减分项，是蕴含在今天文化产业链中的专业伦理、行业伦理，也是考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从“大”到“强”，实现“供给侧改革”的内功内力。对此，我们应当借机训练自己心理的成熟气度和技艺上的好胜心，糅炼文化工业中的“道”与“艺”，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真正的“弯道超车”。

□作家近况

韩羽：趣以玩味

宋　庄

如果在漫画家笔下，87岁的画家、杂文家韩羽应该颇有特点：大脑门，因瘦削，眼睛便显得大。虽然拄着拐杖，那拐杖似有若无，更助他步履轻快，全然不像年近九旬的老人。

听韩羽讲话，像听故事。他不是不擅长理论，而是更坚信要把深奥的理论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并让人听懂，才算是深入的交流。因此他的故事里便挟带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智慧、简朴、抓人。

“作画大半辈子，为这说道，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偶有所得，破涕为笑，继而生疑，憋得欲哭，谓为作画，实发神经。”在新作《画人画语》的跋中，韩羽为自己总结：“年入老境，懒于作画，转而更喜品赏，会心处，原先惑而不解者，古今绘画之佳作竟先我而解，触类旁通，虽隔靴亦搔到痒处。信哉，弄斧必到班门。边看边记，聊复成文……”

近读山西张石山评《画人画语》，说作为外行也读得津津有味，深有同感：“韩先生所品鉴的诸多画作，画家有别、题材各异，题材涉猎，海阔天空。具体品鉴，牵扯到各方面的人生体验、知识积累和读书功底。读其画语，不啻是展读一部杂学百科。除此而外，最值得一说的是这些短章中蕴涵着隽永的文人趣味。作家乎，画家乎，乃是后来的概念。自古以来，中华文人士子读书人兼擅琴棋书画。而书画同源，作文作画，其间的文人趣味是相通的。是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韩羽则说，这本书，既是写给画画的人看，也是写给不画画的人看。画者和读者互相影响，水涨船高。任何艺术都离不开观众的参与创造。两者是合作关系。比如人的两条腿，作者是一条腿，观众是一条腿，一齐用力，才能迈步。“如果无视观众，只剩下一条腿，靠蹦，又能蹦得了多远？”

无论闲聊还是作文，韩羽的语言充满智慧和妙趣。在韩羽看来，好文章必须具备两点，一是深入浅出。二是有趣味。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有趣的叙述形式。好文章的字句，能“活”起来。借用绘画比喻，印象派画面中的颜色就是闪烁跳跃的、是活的、是趣在色外，所以如此者，是因为颜色不是调和涂抹的，而是色块与色块之对比互相撞击出来的。没有对描绘对象深入观察与对颜料性能的熟练运用是难以做到的。写文章也是如此，字句之妙，言有尽而意无穷，也是字与字相互撞击出来的，古人所谓的炼字炼句，也就是为的这个撞击。

画画作文，韩羽都认一句老话，叫“抓人”。他说，这个力量才是大的。“无论写文或是作画，都要有理有趣。我还是相信我们过去的说法，以理动人，以情感人。”韩羽说，理因为有了“趣”才更深刻，“趣”因为有了理味儿更浓。台湾诗人余光中谈写散文“应众体兼备”，总结出四句“白（话）以为常，文（言）以应变，俚（语）以见真，西（洋）以求新。他说自己“狗尾续貂”又加了一句：“趣以玩味”。

韩羽有趣，从事艺术也是因为爱“玩”，可是他年轻时也为画画废寝忘食，甚至“玩命”。显然此“玩”与彼“玩”不同。对此，韩羽自有他的解释：“人活在世上，都想活得好些，想活得有价值些，这就是欲望。为这欲望，不惜去玩命，不惜去拼搏，这也可以叫动力。但这动力固然可以使人成，也可以使人败。有一天走在大街上，我问朋友，你看这满街上南来北往匆匆忙忙的，他们都干什么去？朋友说，我哪儿知道？我说，我知道。我把他们分了两大类，一类是想法儿忙着去活，一类是想法儿忙着去死。”

韩羽表示，自己说艺术是“玩”，因为“玩”，纯粹是愉悦自己，而不计其他。只有在“玩”中，在超脱物外的状况下，想象活动才能得到充分的驰骋，直到忘我的境地。只有在“玩”中，性情、愿望、才、学、识才能得以最充分的流露和发挥，更敏锐地感悟真、善、美。其极致，就是玩到认真得“不是玩”。

□新作评介

春笋破土待节高

——读吴仕民长篇小说《铁网铜钩》

赵晏彪

写书犹如挖一口井，第一要素是会选址，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出水；第二要素是具备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可识别出这口井的水能不能喝；第三要素是挖井人是否有恒心，井挖得越深，水量越足，水质越甜。这是我得知吴仕民出版长篇小说《铁网铜钩》后，想到的几句话。

吴仕民曾在鄱阳湖边生活了20多年，有着丰厚的生活滋养和素材积累，作品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点。他对鄱阳湖地区的历史掌故、民俗风情、歌谣俚语信手拈来，并在提炼加工后闪现出它所独有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离开家乡30年后，《铁网铜钩》的出版，是吴仕民在反哺家乡，反哺文学。

《铁网铜钩》视角独特。环视中国长篇市场，描写渔民生活状况并以上世纪40年代为背景者较少见，吴仕民这部小说题材新鲜，人物塑造有艺术张力，许多细节非真正有生活体验者是写不出来的。

《铁网铜钩》翻开即引人入胜，以“船拗不过舵，人拗不过命”为开篇，话锋一转：然而有人却要奋力去扳一扳那命运之舵。这人就是主人公仁生，他的形象很快就抓住了我的眼球。

鄱阳湖很有名，但这里发生的故事却是鲜为人知的，叔嫂成婚、愚腐的苏先生、打铁的师傅，湖村两边500年的世仇，让赵姓与朱姓为首的两渔村械斗不断。

故事起起伏伏，仁生7岁时，两渔村械斗时父亲殒命，临终告诫他好好读书，离开家乡，不要想着为父亲报仇，那样世代永不会安宁；而祖父临终时拿出父亲丧命时的血衣，令他为父报仇。仁生进退两难。

小说之所以好看，是这条主线的丰满。朱小鲤与赵仁生在相爱、家庭、世仇之间徘徊、挣扎。在他们两家处于生死与鏖战中，在赵仁生被捆绑送往军营的困苦中，在朱小鲤遭受他人欺侮时……小说的根本是矛盾冲突，小说的故事百转千回，小说的大爱小情无不是人性的表达。

一个作家作品最终呈现，通常与其熟悉的生活背景和成长经历有关，典型的环境，典型的人物，加上典型的语言，形成典型的形象。若无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作品是无法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的。

长篇小说《铁网铜钩》以其宏大叙事、家族历史，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弃旧图新的主题，填补了描绘渔村文化创作的空白。

“春笋破土待节高”，我期待着他的下一部力作。

□作家谈

伟大的精致与温存

梁鸿鹰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一生为疾病所折磨和耗损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始终向往与追求美，他以自己的作品表达对人生、对人类的深深祝愿，也曾经以一段段精致、温存的手记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契诃夫被托尔斯泰称为“没有人比的艺术家”，还享有“乐观的忧郁者”美誉，其创作实践已经证明，他作为人生美、爱、信念的不倦观察者与歌者，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小说、戏剧、散文随笔里所随时闪烁着的思想火花，照亮了生活，给人们以慰藉和指引，他的手记给人的启示更是无比丰富的。

人的一切成就不能离开劳动。契诃夫说过，“人不得怜恤自己地去劳动”。他是个持久的耕耘者，是笔记本的终生密友；他不停地用它倾吐心声，从没有想过是否能够不朽，但在相对较短的一生里，持续与时间赛跑，不停歇地观察、思考与写作。他留下的手记，点点滴滴，丝丝缕缕，诉说着与岁月的相遇，与词语的纠缠。翻看这些手记你不难想象，他一刻不歇地劳作着，随时掏出一支笔，翻开带在身边的笔记本，向自己心爱的读者敞开心怀。

小的就是美的。契诃夫的手记精致无比，是“比麻雀鼻子还短的东西”，因他善于萃取思想，如高尔基所形容的那样，巧妙地编织些“美丽的精致花边”，手记成为“经过深刻地提炼后的产物”。他由对生活体验，抵达人性的洞察，而他的温存，则表现在总是为读者着想。他洞悉读者的心思，热爱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他用写作和他们交流，为他们说话，勘探世界之奥秘，探查人性之幽微，即使出了点名，也从不故做惊人之语，更不哗众取宠。他心目中的美有一个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平等、谦逊、将心比心。于是，他的手记字里行间，永远站立着一个忘我的写作者、机敏的智者、诚恳的长者。他是靠真诚，靠内涵，靠对人的体贴，靠点滴善意触动人心。

人们常说创作来自灵感，实际上倒不如说来自对生活观察之后的情感、意识和感觉的再调动、再发动。手记固然是思想与笔触在纸页上的偶然停留，是目光与思绪的不意遭遇，但更是艺术升华的一个环节。手记是契诃夫创作的副产品，有的是构思，有的是体会，有的只是集聚了忽然间的脑中灵光一闪，有的发展为声名远播的大作品。比如“人相信什么，就有什么。”这种灵光闪现，引自高尔基戏剧《底层》中一句令人难忘的台词，给他以不少可贵的启示。“求人帮助的时候，求穷人比求富人容易。”则反映了他一贯站在大众立场上说话的人生态度。他的手记有不少还如实反映了艰苦构思的过程，比方，“伊凡不喜欢索菲雅，因为她身上没有苹果味。”“伊凡不尊重妇女们，因为他把纯真的本性当作妇女独有的。如果你描写妇女们，那么就不得不写爱情。”后来他的小说《三年》中有个人物叫拉普节夫，伊凡就是其前身，是他反反复复酝酿的一个有意思的人。

契诃夫要求人要“头脑清楚，心地纯洁，身体干净”，他的手记得自生活的激励和对生活不可遏制的热爱。他对人的美好是温存的，对人性之光是温存的，对爱情更备加热情呵护与关注。他的手记同样献给人生、献给爱情，他说过，“爱情。它或者是曾经很伟大的一种东西的退化残余，或者将是很伟大的一种东西的萌芽状态，在今天还不能满足我们，比我们期待的要少得多。”他还有一则手记说，“他是个多情的男人，刚刚结识一位女士，他便激动得像只野山羊”。再比如，他说，“爱情总是善良的。几乎在一切时代，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广义的爱情和丈夫对妻子的爱情都同样被称为爱情。实际上，这并不是枉然的。如果爱情往往是残忍的，有害的，那原因并不在爱情本身，而要归咎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至今仍然令人深思。

一个人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他既不爱，也没有憎，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作家的。一般地说，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视而不见，发现不了其中的不合理、可笑与迂腐，而在人们有所麻木的地方，作家与思想家悄然出现。契诃夫的不少手记反映了他对国民性的反思、揣测与嘲讽，如“生活看来是很伟大、壮观，但你却坐在五戈比的银币上。”“只有当人生活不顺当的时候，他的眼睛才会睁开。”“别人的罪孽不能使你变成一个圣人”。他对一些所谓大人物很不以为然，他说过，“那些时运亨通、无往不利的人，有时是多么令人作呕啊！”“有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小绅士，连贺年片都要用挂号寄出去，为的是得到一张收条。”他的这些手记，用贾植芳先生的话说，是用人的强大的道德力量告发庸俗与罪恶。这些精致与温存，凝练化地体现了他的民本情怀和理想主义情愫。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指南》助推文学出海

由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海外译介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中英双语版第一期《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指南》发布，首期推介作品近40部。中国文化译研网组织全国29家主流文学期刊主编和40位资深文学评论家，从20余家文学期刊提名的共651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评选推荐出具有海外传播价值的31部长篇、61部中篇、100部短篇小说，并组织文学评论家、文学主编共同编写《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指南》，邀请翻译家对样章进行英文翻译；中国文化译研网与亚马逊同时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精品翻译合作项目，亚马逊将从第一期《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指南》中遴选出适合海外读者阅读习惯的作品，纳入年度海外出版计划。（贾　帆）